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十月甲辰兩江總督策楞奏言臣聞臣弟訥親

經略軍務措置乖謬辜負經恭摺

奏請馳赴軍營以圖稍効犬馬之勞現在候

旨茲又接閱邸抄備悉訥親於奉

命經略之初即不踴躍思奮進抵軍營之後又怯懦

偷安從未一至軍前并敢以帳中望見火光悖

謬之言公然叙入章奏終復借有面奏之事希

圖規避回京臣伏思訥親身受

聖主有加無已之深恩即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圖報

乃於

國家軍旅大事輙敢如此負

恩不獨為

國法所不容抑亦有玷臣之先人於地下即臣之

弟兄輩凡有聞此者無不共憤臣為訥親之長

允當此

君臣大義所關實有不能緘默者伏乞

皇上聖恩即將訥親拿交刑部嚴加治罪以為負

國者戒并懇

聖恩准臣原奏容臣馳赴軍營竭盡犬馬之力以冀

仰答

高厚於萬一奏入

諭曰自有處分豈因人言而定耶

丙午

上諭內閣曰訥親辦理金川軍務畏縮乖張種種外謬朕前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奏至更復浮混無恥且皆委過於張廣泗訥親以經略重臣軍中調度皆聽指揮功過無可旁貸豈容一切推卸在張廣泗此番罪譴本無可寬但出之他人尚為有辭訥親則無可委過如摺內所稱各情節訥親身為經略果實見其非何難據實叅奏即一面叅奏

一面提問亦無不可覩其遲回不斷並非伊見不及此益以一叅張廣泗則軍中之事皆伊所仔肩其責愈重惟留以為卸過之地將來即或無功而歸亦尚藉張廣泗為之代任其責居心若此是豈受恩深重實心任事之大臣所為乎況伊摺內所稱自任舉失事即頓兵二十餘日不敢前進是其怯懦委靡全無愧憤激勵之意咎無可辭至所詢伊並不親身督戰惟在帳中坐覩諸事亦據一一

俯認不諱因奏請將伊交部嚴加議處夫遲誤軍機畏縮觀望設令訥親處分他人罪狀有不問以斬決者乎而自乃僅請交部議處此豈降革所能了局者耶且伊兄策楞昨奏稱訥親於國家軍旅大事如此負恩為國法所不容請拿交刑部嚴加治罪是伊兄尚知其獲罪重大國法難容而伊乃如此陳奏則是伊全不以軍務之輕重介意非天奪其魄喪心病狂則目無國法不畏三尺辜恩負

國莫此為甚此摺著交部存記尚有續降諭旨究
問之事俟伊覆奏到日并案請旨是日經略大學
士傅恒奏言臣等原議京兵一千七百名船厰
黑龍江兵三千名分為十六起起程每起兵三
百名今臣等遵
旨酌量議覆每起兵五百名應將京兵一千七百名
分為四起頭起兵五百名餘俱四百名仍令自
十一月初五日為始啟行船厰黑龍江兵丁到

日每起俱五百名起程仍行文船廠黑龍江將軍令各兵輕騎作速來京途中預備馬匹車輛雖多但每起俱已添兵應速行文直隸河南西安四川各督撫將軍等令照所添兵數將車馬作速預備毋致臨期貽誤得

旨速行是月戶部遵

旨於各省秋撥案內將隣近四川之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實存銀一百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俱解往

川省備用又據署撫班第疏請再撥銀二百萬
兩經部議撥廣西省銀五十萬兩山西省銀五
十萬兩部庫銀一百萬兩俱解交川省應用
十一月辛亥軍機大臣等奏言武備院收貯長
鈚箭五千枝經略大學士傅恒帶往一半賞給
兵丁尚存二千五百枝此項箭枝甚為得用兵
丁等不易購覓應請交武備院照式成造七千
五百枝連前存共一萬枝俟船廠黑龍江兵丁

到京時賞給伊等帶往軍營應用

上從之

壬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哈攀龍等曰哈攀龍治大雄哈尚德三人年力正强尚屬驍勇可備驅策特發往金川軍營令及時自効乃伊等到營並未聞有克獲建功之處所領兵丁作何布置作何攻取亦未有一摺奏聞僅於此次傅爾丹等奏摺中具名

請安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武弁身臨行陣而坐守經年不能攻堅陷陣能無愧乎可傳旨詢問令伊等明白回奏是日陳宏謀奏言陝西自鳳翔府屬之寶雞縣起至漢中府屬之寧羌州黃壩驛抵四川境計一十六州縣驛俱在棧道之中山路險窄崎嶇原設額馬僅止五十餘匹自金川用兵以来差使往來供應甚煩晝夜奔馳疲苦萬狀額馬本屬不敷工料又較短少經臣將

實在艱苦情形具奏請增夫馬蒙
皇上勅交廷議議令訥親妥酌具奏隨據訥親以陜省原設馬匹數目較川省尚多未便加添覆奏准行臣何敢再為瀆請惟是川陜二省雖界址毗連而道路之平險各別陜省棧道之在險境者十居其八驛馬奔馳勞傷倒斃實較川省為甚自本年五月以後各驛又添設腰站接遞軍營緊要文報棧道各驛馬匹愈不敷用更値陜

省連歲歉收草料飯食處處昂貴數月以來正站腰站馬少夫疲艱苦情形日甚一日臣身在地方目擊情形不敢坐視貽誤不得不據實陳

奏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俯准臣原奏將漢中府屬之寧羗黃壩等一十四州縣驛每站暫添馬二十匹馬夫十名以資應付每馬一匹日支草料銀八分五釐馬夫一名日支工食銀五分其鳳翔府屬之

寶雞東河二驛騾馬尚易僱覓無庸添設馬匹
共草料亦請每日支銀八分五釐馬夫工食每
日支銀五分一俟軍務告竣即將馬匹變價歸
欵夫馬工料亦仍照舊額支領庶軍情不致貽
誤奏入得
旨允行是日陳宏謀又奏言接准部咨以京兵及東
三省兵丁前往金川進勦自西安至軍營酌量
道里險易情形應行安設驛站令臣詳悉籌畫

臣查陜西境内自豫省閿鄉驛至西安京兆驛計程三百五十里自西安京兆驛至四川神宣驛計程一千三百八十五里内西安至寶雞縣計程四百餘里尚屬坦途其餘皆係棧道險阻難行若安臺太遠騾馬奔馳易至疲乏倒斃買補費帑煩多且恐運送前起不及回應後起致有遲誤臣酌量道路險易情形謹議陜省境内共安臺七處第一臺自京兆驛接送起至武功

縣第二臺自武功縣起至寶雞縣第三臺自寶雞縣起至鳳縣第四臺自鳳縣起至留壩驛第五臺自留壩驛起至褒城縣第六臺自褒城縣起至沔縣大安驛第七臺自大安驛起至四川神宣驛以上七臺每臺預備馬八百匹共需馬五千六百匹原議如驛馬不敷在於營馬内通融撥用如仍不敷即行僱覔騾頭等畜臣查通省營驛馬匹除延榆綏等府州縣僻在邊遠地

方緊要不便調撥其餘內地各驛站酌留遞送緊要文報勘合馬匹外共可調撥驛馬一千二百六十五匹其督撫提鎮協營除先經出征金川兵丁帶往馬匹並酌留防汎及存營差操外共可調撥營馬二千七百三十五匹尚不敷馬一千六百匹應行雇覔預備再安臺需車三百輛查自西安京兆驛至寶雞縣二臺尚可行車自寶雞縣至四川神宣驛止共計五臺棧道崎

嶇車輛難以行走酌議以騾三頭代車一輛共需雇覔馬騾四千五百匹頭所雇騾馬向來陜省公務往來每騾一頭每百里給與脚價銀二錢雍正十一年運送軍裝經廷議自西安至蘭州以及寧夏每百里給銀二錢六分自蘭州至凉州甘肅西寧每百里給銀三錢在案今查西安至四川經由陜境俱係崇山峻嶺較之自蘭至甘肅一帶尤為險阻難行兼之草料食物在

在昂貴目前官商人等所雇馬騾每站價銀三錢以外尚覺艱難此項應差馬騾若價值短少不敷日食難以雇覓酌議每騾一頭每百里照蘭州甘肅事例給銀三錢以免貽累小民又所需車騾計十六起每起五日往回一次計需八十日更番應差騾馬重載空回俱無停歇若回空之日不給草料價值夫馬均難枵腹若亦照三錢給發則回空究非負重可比酌量減半給

與每百里給銀一錢五分以為草料飯食之用
則驛户悉皆踴躍急公大差往回日久可以不
致貽誤至於官兵住宿之處房屋不敷應安設
帳房幷招徠鋪户貨賣食物一應預備事宜俱
已委員分路相度布置布政使武柱將軍博第
現在分路親往廵視俟官兵入境臣仍委道府
等大員加意查察總期於軍務無有稍誤奏入
諭曰覽奏嘉悅頗見汝急公之誠勉之是日陳宏謀

又奏言陜境安設臺站需用馬匹車騾不下一萬二千餘匹頭前後在站約計一百餘日所需料豆為數繁多沿途買供難免騰貴臣悉心籌酌查有潼關廳倉内節年支剩豌豆一萬石原係應行糶賣之項與其出糶採買輾轉多費不若乘此軍需用豆之時通融撥用誠為有益臣與布政司議將該倉現貯市斗豆一萬石酌量借給京兵住宿之各州縣驛均匀分領以供臺

站喂養馬騾之用俟明年豆收後責令照數採買運倉無庸開銷脚價至鳳翔漢中一帶各州縣驛相距潼關甚遠不能運濟查該二府暨邠州所屬長武等縣尚有存貯候撥及常平應行出易之豆石可以就近撥運借支明年豆收後亦責令照數買補還倉此外尚有不敷令各屬酌量多寡借領庫銀於隣近地方採買供支總期兵馬到站俱有官豆可以喂養馬騾不至零

星購買致有昂貴鈌乏之虞奏入

俞旨報聞是日傅爾丹班第會奏言金酋負固無非恃其地險碉堅以暗窺明我勞彼逸臣等再四思維必使我兵自顧無虞方能鼓勇作氣而破險摧堅又須制遠利器臣傅爾丹前在北路軍營見滿兵俱用絲棉長甲抵禦鎗子頗覺有益又有解送到營之牸粑拉鳥鎗食藥三錢鉛子五錢制度質輕形短既能致遠且背負於山林

密箐之中又甚輕便前請調遣滿兵如蒙
俞允仰懇
勅令多製棉甲楷粑拉烏鎗以備應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覆准行傅爾丹等又奏言臣傅
爾丹於本月初二日接印視事臣班第於初九
日抵卡撒軍營熟察兵情共度時勢查卡撒一
路雖得色底雙碉左右山梁等處而前抵刮耳
崖賊巢尚隔山梁三道兩旁碉寨甚密備禦甚

嚴必須悉力進攻始有克獲無如目下山嶺積雪凝氷天氣漸覺嚴寒士卒皆無鬬志前經略臣訥親督臣張廣泗等於九月二十四等日派遣將領進勦阿利山左首賊碉屢督不前一日連退兩次覩此兵情驟難望其振作現在惟有督令整理碉卡刨挖濠塹嚴加守護然後將所餘之兵相機攻擊其餘如黨壩一路前雖攻克跟雜等寨據岳鍾琪札稱前抵勒歪賊巢尚有

得什溪惡爾溪喇㗭寺間阻目今兵力亦未能進取馬奈正地甲索兵數無多僅堪駐守臣等再四籌商惟有乘機覷釁可克則進可誘則擒總使賊番不得休息而我兵亦不致徒傷賊於積疲之後實已無大伎倆總因目前我兵氣沮力乏之所以今冬難望遽克一至來年天氣融和加調官兵齊集悉心籌畫相機鼓舞萬無不克之理此臣等通盤計算似有成竹可恃並非敢

緩敵於今冬而倖功於異日若以聞經略前來之信轉致因循怠忽不惟不敢為此事亦斷斷不敢萌此心也至於兵丁實數前據督臣張廣泗查明除去傷亡病故及帶傷調治并分防卡汛之外實在攻戰漢土兵二萬五千一百餘人目下又有傷病遣回者缺額兵數原應即行調補但川省之兵原調續調及補額兵已一萬六千餘名內地所餘半多孱弱若雲貴陜甘官兵

程途勦經三四月計其到營尚在冬春不能攻
勦之時未免徒糜糧餉臣等恭候
諭旨允准添兵之後始行檄調於明年三四月内到
齊方爲有益奏入
諭曰看此汝等明有推諉觀望之心矣朕亦不加督
責大學士傅恒不日即到看汝等何顔對朕耳是
日班第奏言臣前論奏張廣泗摺内未將訥親
過失述及蒙

皇上降旨訓諭惶悚無地伏查訥親抵營之時適各
路官兵俱已調齊正在進攻而張廣泗猶駐美
諾遲廻不欲進赴卡撒經訥親再四勒催并親
往督戰張廣泗始來軍營但訥親不能細察形
勢督催過激以致鎮將布置疎虞總兵任舉參
將買國良相繼陣亡官兵亦多損折自此一切
軍務俱不敢主持仍聽張廣泗調度而張廣泗
遂無論事之輕重大小動云面奉經略指示其

實則皆出於張廣泗之意而訥親不知也張廣泗之居心委卸舉動乖張訥親未嘗不知臣亦嘗與言及總因訥親以軍旅之事素未諳練冀仗張廣泗之才力希圖成事是以明知其非不惟不能整頓而且每事曲為狥隱訥親之咎原屬難辭臣前因此案辦理不善糜餉損兵實由張廣泗任情狥私所致是以愚昧之見止將張廣泗論奏而不及於訥親今蒙

聖恩訓示倘再稍為掩飾罪更難逭臣謹據實陳明

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審定擬具奏

癸丑經略大學士傅恒自京起程是日

上親詣

堂子致祭先是鹵簿大駕向

堂子陳設兵部列螺於東旁

堂子大門外設立吉爾丹纛八旗護軍纛八杆文武百

官具吉服於

午門外齊集經略大學士及出征之大臣官員俱

行衣諸王文武大臣俱吉服先往

堂子門外分翼排立至巳時禮部堂官奏請

皇上詣

堂子行禮文武各官在齊集處候

駕至跪送

駕至

堂子紅椿吹螺經略大學士出征大臣官員及諸王大
臣跪候
駕過俱隨行進
堂子排立螺止上香畢禮部堂官引就拜位鳴贊官贊
奏
皇上行三跪九叩禮經略大學士及諸王大臣官員
等俱隨行禮鳴贊官不贊
駕出至紅椿螺止樂作

皇上乘輿至
東長安門外向南所張黄幄前
皇上升幄
御前侍衛進酒
皇上親賜經略大學士酒飲畢經略大學士及出征
之大臣官員俱佩弓矢跪行辭
駕禮有
旨命經略大學士於

御幄甬路前乘騎經略大學士遵

旨乘騎

上還宮經略大學士出阜城門至張幄處

欽命大學士來保率侍衛等向經略大學士進茶經

略大學士望

闕拜

謝起行

上仍命皇子并大學士來保等送至八里庄又送至

良鄉視經略大學士傅恒皈罷乃還

臣等謹按金川濟師專

命經略

天戈所指席卷可期乃

皇上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用兵之舉本於至公奉

天之心極其誠敬親詣

堂子告祭舉行鉅典感召

天和祥風習習旌旗甲冑煜爚生光而於經略大學士

傳恒既重其任復隆其禮推轂祖道
萬乘親臨且
命皇子遠送郊甸
湛恩優渥迥越常倫一時典禮之崇隆軍容之整肅
天時之豫順人心之歡悅固有不俟露布傳
宣而覘者早知其有必勝矣

甲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永興傅森曰京師滿兵於本

月二十日即可全行起程應令船廠黑龍江兵接續前往方是可速傳諭永興等將彼二省所派兵丁作速催趲起程伊等既由京師馳驛前往則行裝俱可從簡惟令輕騎來京可耳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八旗護軍纛既經致祭自應發往軍前著於第四起京兵啟行時分令帶往俟到軍營後聽經略大學士酌量分給現在軍前之滿洲大臣傅爾丹等以壯軍威

乙卯

上諭内閣曰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畧金川軍務朕念
金川用兵幾及二載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
勇先登摧鋒陷陣然亦非獨士卒之過也訥親張
廣泗措置乖方毫無謀畧畏縮懦怯並未身親督
戰而且號令不明賞罰不當將弁因而效尤至臨
陣時亦擇可以障蔽之地為全身計惟令士卒冒
險受傷士卒獨非身命乎氷雪沍寒瘴癘水毒之

區荷戈擐甲晝夜弗息暴露於懸崖峭嶺間每念
及此朕心為之憫惻訥親張廣泗既經治罪其士
卒兩年以來重罹鋒鏑饑寒之苦雖在軍律兵不
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實為主將所誤咎歸主將
則伊等罪為可寛而情為可憫現在經略大學士
傅恒賫往內帑銀兩著將漢土軍士分别賞賚以
示投醪實惠鼓勵士心務令踴躍前驅銳師冞入
迅奏膚功至將弁等既久未成功虛糜廩祿均屬

有罪之人非惟賞不當加即伊等亦何顏受賞但亦因訥親張廣泗所波及朕故不罪今經略視師至彼一應滿漢將弁俱可寬其既往以勵將來尚其各知奮勉思葢前愆使壁壘一新旌旗生色共成偉績竚待策勳布告軍營咸使知悉

臣等謹按金川用兵二載奏捷未期凡在行間將弁乏統率之方兵丁鮮義勇之效其誰為無過者

皇上聖度包容意在匿瑕掩垢俾之收效桑榆是以重治主帥之失律而於將弁則赦過宥罪以愧服其心於兵丁則分金致犒以鼓勵其氣所以砥礪成全之者至矣

是日

上命大學士來保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今日挑選侍衛朕見藍翎侍衛内行走年淺者多與其挑取伊等不如挑取軍前効力之人著將現在軍前

藍翎侍衛俱授為侍衛令其効力行間伊等効力
與否經略大學士傅恒自能知之有不奮勉向前
者經略大學士即可革退又藍翎侍衛托倫太莫
德庫三信保五洽鼐祜納等前在瞻對未能成功
亦係統領大員辦理乖謬所致尚與伊等無涉托
倫太等亦著授為侍衛經略大學士到日傳旨賞
給花翎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朕聞大學士傅恒

沿途行走部伍甚屬整齊兵丁安静守法無一人生事者此皆大學士盡心辦理故能妥協如此朕心甚為欣慰達清阿隨軍備辦諸務亦能竭力黽勉著授為頭等侍衛令伊從此益加奮勉悉聽大學士指示加意勤慎不可恃恩稍自誇張在大學士前効力與在朕前効力無異也大學士所過地方程途達清阿一一記明俟至軍營後再行奏聞可傳諭大學士傅恒知之

丙辰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據貴州提督丁士傑奏稱接准總兵哈尚德來文需用火藥火繩鉛彈等物現在星速製備委員押送軍營朕思金川現在用兵所需火藥鉛彈等項甚多軍營難以製造自應令各該營製就運往為便但為攻敵所需關係緊要必須立法稽查使之均歸實用軍前各營所有火藥鉛彈在本營領兵大員或

者偶一檢點即傳爾丹亦未必悉行綜核其中倘
有不肖員弁兵丁因見觧來數多貪利營私竊取
貨賣轉以接濟逆番不可不密為防範經略大學
士傅恒在京亦曽言及此到營之日自必留心其
作何查察之處隨時加意辦理毋令弁兵等有私
行透漏等獘庶於軍務有益今因丁士傑有此奏
思及此故隨便傳知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班第曰據奏軍營情

形但稱冬寒雪大不能攻擊卡撒木岡等處修有
碉房足資固守朕命班第前往軍營原以冬雪開
霽之時或機有可乘即協同傅爾丹等鼓勇前進
不得坐候經略之至屢降諭旨甚明今乃築碉為
固守計此訥親故智不過自留地步偷安旦夕以
難鉅之任推御於經略耳金川用兵本因逆酋負
恃險阻意欲并吞諸番若不為之剪除則番衆必
因之煽動其罪實不可容征討自不容已從前訥

親張廣泗等營伍懈弛士氣委靡不能剋期奏績者皆茍且自全之見誤之也任軍事者當知以進勦為重有戰無守如摺中所稱護衛糧運不過行軍之一事戰勝則運道自無阻礙且可因糧於敵不得因護糧而誤進勦至險隘之區當攻奪而不當戍守如以守而已矣何不專守打箭爐一路令彼不敢侵軼豈不省餉息兵傅爾丹起於久廢之餘年齒已老緑旗之事本不熟習營弁亦未必聽

彼之言雖不敢為偷安自保之計而其勢實不能
服衆而鼓勇前進也班第素性善於推委此奏必
多出於班第主見其退縮畏葸實乃訥親之續朕
謂諸臣平時辦理尋常事件偶有錯誤尚可姑容
若遇軍旅大事國家賞罰係焉豈容姑息前此將
伊降為侍郎尚屬輕典可傳旨嚴行申飭伊等既
有此情形即勉强前進亦未必有濟著傅爾丹班
第且暫行駐守候經略到營布置嚴密奮勇長驅

以圖大捷班第等不得因有此旨於第一起滿兵到日輒先為嘗試輕用其鋒計經略大學士傅恒自成都前至軍營道路險阻紆曲士馬芻糧均須料理周備以養其銳氣軍營有傅爾丹坐鎮班第度量可至前途迎會經略或回成都一路查辦如經理得宜使大兵遄行無滯功過尚可相準倘軍行稍有阻格必按貽誤軍機之律通前罪一并究處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尚書達爾黨阿侍衛達清阿

曰朕夜間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恒所奏事件係寅

刻拜發計算大學士又復經夜不寢矣大學士責

任重大此身尤宜保愛可傳諭達爾黨阿等嗣後

朕所發事件若在酉戌間到者則告知大學士聽

其閱看辦理倘在戌刻以後即暫行收貯不必告

知大學士俟次日清晨或帶至下站俱可開大學

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著達爾黨阿等留心視大

學士體中若何如行走從容則可不必勸阻倘稍有勉强伊等即當極力勸阻伊等乃朕特命隨大學士前往之人大學士亦應聽伊等之言也將此一併傳諭大學士知之

丁巳

上諭内閣曰將軍博第奏稱料理西安兵丁二千名起程領兵官員支給二年俸銀前鋒領催每人給銀四十兩馬甲每人給銀三十兩置備行裝伊等

具呈願於俸餉內坐扣還項西安官兵既為國家
出征効力此項銀兩即著加恩賞給不必坐扣是
日署河南巡撫鄂容安奏言官兵進勦金川經
過豫省所需馬匹車輛一切分站事宜幸今歲
有秋食物草豆尚易籌辦臣於官兵將入豫境
即輕裝前赴直隸河南交界地方督率派委各
官照料安頓仍親送至豫省西界往來巡查使
官兵遄行無滯於地方亦無滋擾今接到軍機

處行文京兵三百名一起改為五百名一起臣
飛飭各屬每站於原派人員外增派文武員弁
其車馬草豆食物務足五百人之用不致臨時
周章又查孟縣渡河最關緊要若人馬軍裝並
渡恐有稽遲隨面諭司道各官除多備船隻外
仍設法多備車馬緊幫南岸接濟祗渡官兵不
令車馬同渡方無遲誤臣臨時親到督率隨事
詳慎斟酌務令官兵踴躍前進迅速抵營以仰

副

聖懷奏入

諭曰此乃國家大事應竭力妥辦汝等何省所辦妥協將來朕自知之

戊午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初六日夜至獲鹿縣接到傅爾丹等奏摺報匣隨遵

旨開看內有小金川土司澤旺投遞番禀一件係張廣泗家人通事與漢奸王秋勒取澤旺財物不

勝駭異細按情節張廣泗縱無恥喪心未必至於勒索澤旺財物但觀其平日袒護良爾吉阿扣王秋等則家人通事因此勾通漢奸王秋肆行不法亦所不免軍營情事如此宜乎衆情解體號令不行何能冀有成功之日此事關係軍中耳目番蠻聽聞不可不實力嚴究就臣愚見臣於途次遇張廣泗即先行訊問實情具奏其良爾吉王秋二犯如拿解已近京師即令解京

審理在京正法若尚未拿獲及已拿解而去京尚遠臣即遵交臣辦理之

旨將二犯帶回成都與張廣泗家人薛二通事焦修德等嚴審定擬良爾吉王秋本應於軍前顯戮示衆但沿途解送恐有疎脫請即於成都正法去軍營不遠亦可使番衆聞知戎行益加整肅至金川起事原因澤旺愚懦無能伊妻阿扣淫悍加以良爾吉等衆奸助惡釀成悖逆之舉現

在小金川雖屬投順尚不無首鼠兩端皆緣此等䓗倫悖理之事張廣泗不能明正其罪且更加親信為之蔽護自無以服番衆之心臣愚以為阿扣斷不可姑容臣至軍營即為詳察機宜應生致阿扣并確訪阿扣同惡之犯一一致之營中立行正法以快人心務使形迹不露加意慎密迅速辦理其土司印務仍令澤旺管理如此則小金川番衆向為阿扣等挾制者皆得以

舒其情而澤旺之仇已復必努力報效庶小金川實為我用而賊酋不得施其暗行勾通之術蕩平之功可速成矣奏入

諭曰諸凡妥協詳明有何可諭一如卿議行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澤旺首告張廣泗一事計其時日必伊先已聞張廣泗革職拿問之旨故有此舉動揆其情形軍營消息澤旺等輙已先知則金川逆酋本同一氣亦必盡

知矣經略所奏阿扣奸黨必當明正典刑即此一
事已足申法紀而快人心但凶徒狡獪耳目周布
經略辦理此事必須加意嚴密毋令稍有知覺轉
致藏匿不出或挺而走險著傳諭經略大學士留
心防範是日
上又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四月間軍營有硐
樓火藥被焚一案已於題本批發令班第從重歸
結此旨可抄寄經略大學士知之張廣泗於此等

事件視為泛常不過循例題請交部議處其玩忽軍情姑息屬弁軍營事事廢弛皆伊一人之罪實無可容經略到彼留心申明紀律務令防範嚴密自不至有意外疎虞至辦理此等事件經略槩不宜分心嗣後倘有似此之案聽經略酌量或交班第或交傅爾丹岳鍾琪或交兆惠俱可經略不必兼營庶務惟專辦進勦事宜尅期奏捷以副遠念

是日班第奏言軍行糧隨關係綦重臣於辦糧

各員屢加訓誡期於潔已奉公輸輓迅速乃原任保寧府知府周岐為草坡一路糧運副總理但知安坐其於瓦寺土司官寨一切糧運漫無經理又見熱籠臺站地方和暖潛往逗留並不設法催趲糧運以致熱籠之米積至萬有餘石
臣經面加嚴飭督催并代為設法派調上下各站糧夫通融協運并委忠州知州劉乃大相助為理兾其悔過奮勉無如該員竟視軍糧為兒

戲全不實心料理熱籠龍肋之米雖稍已運通而鄧生班擱又復壅積臣現飭接辦官加緊料理疏通再聞上年改撤草坡運道之事因周岐與張廣泗為姻親營求改撤叅革建昌道陳緯曲意逢迎力請歸併南路輸運豈知改調之夫大半逃散新設烏拉又多倒斃幾至貽誤是以冬間復將草坡開運一撤一復妄費無限邻金罪實難逭又有美諾糧務原署汶川縣降調知

縣劉士縉貪鄙為心肆行弊獎如招商包運原為節省內地糧夫稍甦民困苟有人心自當鼓舞商人使之踴躍從事今訪得劉士縉凡有運到商米每石勒取餘米一升方肯收倉竟有捐至三四日尚不收受者以致商皆含怨又借應付差使名色强拉商民騾馬藏匿不還臣過羨諾時有中江縣民熊獻璽曾經喊禀又聞劉士縉前在小金川就近採買青稞二千石因見有

包運之例希圖冒充包運之數開銷現在嚴飭接辦之員徹底清查毋令朦混經手收放軍需錢糧例應按月造冊報查惟該員托故諉延至今未據造報該二員雖經降調離任既有劣蹟未便寛縱臣謹據實糾參請

旨將周岐劉士縉革職以便嚴審究擬奏入得

旨允行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阿蘭泰傅森曰前經降旨選

派盛京兵一千名前往金川後因阿蘭泰辦理遲滯且盛京之兵亦不及索倫是以將伊等停止派往增派索倫兵一千名補額盛京官兵深以不得前往軍營為歉再四懇求効力經阿蘭泰據情轉奏朕比降旨謂已悉伊等奮勉之志當更有用處今思船廠黑龍江兵丁陸續自彼處起程路遠行疾馬匹不無疲乏之虞盛京兵丁既思効力可傳諭阿蘭泰曉諭官兵將伊等所有馬匹多備數千

俟船厰黑龍江官兵到盛京時倘有疲乏馬匹即行揀出另換馬匹乘騎俾速得抵京即與伊等効力行間無異也著御前侍衛額爾登格馳驛前往盛京會同阿蘭泰辦理并著公哈達哈馳驛前往大夌河牧場挑選堪以乘騎之馬以備酌量換給船厰黑龍江兵丁騎用昨據將軍傅森奏稱黑龍江兵丁如此際已經過雪即由蒙古地方行走如尚未降雪即由邊內行走今大夌河地方既已預

備馬匹可速傳諭傳森及領兵之協領等令將彼處所派兵丁二千不必經由蒙古地方即從盛京疾速行走遵照所定日期到京不可遲悞又

命傳諭科爾沁之達爾漢王羅卜藏袞布曰此次所調黑龍江兵丁二千名道經科爾沁地方可將蒙古馬匹多為預備如有疲乏之馬匹即行換給令得疾速抵京著侍郎玉保馳驛前往會同達爾漢王妥協辦理所用蒙古馬匹仍照數給還

庚申軍機大臣等奏言船廠黑龍江兵丁遵

旨於盛京換給馬匹必能速到若於京城官馬內再選二千匹派大臣一員帶往山海關預備換給兵行似可益速

俞旨允行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船廠兵丁約於十一月內黑龍江兵丁約於十二月內可以全抵

京師

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畧卷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六

十一月辛酉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兆惠曰軍營糧務最關緊要從前辦理運餉尚無貽誤現今增調滿漢官兵三萬五千人合之原撥在營官兵及隨役人等數幾十萬以每人每日支給八合八勺計之加以輓運人夫口食一月所需已為浩繁況大兵按起

前進來春二月到齊即須陸續按日支給縱使奏
捷迅速亦應預為寛裕儲備計班第兆惠目下甫
聞增調之信應一面速行籌畫撥運一面將作何
辦理及商運情形詳悉奏聞伊等須親身往來查
察務期兵糧充足以壯士氣又
命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鄂容安奏稱陜省料理
官兵起程費用不敷咨撥河南庫銀二十萬兩解
陜備用現在調撥滿兵共計八千一百名實為精

銳勁旅一可當百且抵川迅速足効臂指之使倚以成功而從前軍營陝甘之兵不甚得力大學士在京時亦曾面奏欲至軍營酌量如可不用陝兵即一面停其調撥朕思該省旣經奏文調發必已按營撥派給發軍裝一切經理所費實繁與其俟經略大學士到營方行文停調不若於經略大學士經過之時閱看大槩如不過尋常綠旗充數之兵不能出色精壯即時竟行停止於事為便即湖

廣之兵亦應一併酌量專調雲貴二省已足數進勦之用益兵在精不在多無用之兵多人適足為累耳目今經略大學士按站前進當此嚴寒短晷衝氷雪冒風霜實乃勞苦在經略大學士為朕心誠立功氣壯自不知身之勞勩而朕心深為不忍不能暫釋於懷惟望迅奏捷音以慰懸企經略大學士善體朕意切勿過勞愛養精力以為抵營辦事之用則善矣此時乘騎星速以示與士卒同甘

苦實屬可嘉至奏凱言旋雖心切瞻仰朕躬然定
當肩輿就道稍為休息其傳示班第兆惠速備軍
糧之旨一并抄寄經略大學士知之
臣等謹按君臣上下之際相臨以分而相浹
則以情古者堂廉道契恩誼交孚於遣使尤
惓惓致意焉雅有皇華四牡以勞使臣而東
山之作采芑之章則又皆述征戍之苦憫行
役之勞曲體其心之所欲言而代為之言其

纏綿悱惻之意實有深入人之寤寐者是以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我

皇上於經略大學士傅恒禮遇既隆

恩意尤備千里傳

命諄復周詳藹然不啻家人父子之相告語泰交之

盛誠足以繼往古而式來兹矣

是日軍機大臣等奏言派往金川之船厰黑龍

江兵丁到京欽奉

諭旨

皇上親賜筵宴臣等伏念此二省官兵三千名以五

百名為一起進發計共六起若每次俱蒙

皇上親臨賜宴不免煩勞而伊等心中必極切不安

以臣等愚見請

皇上不必親臨賜宴容臣來保同辦理筵宴之大臣

等俟船廠黑龍江兵丁到京次日至

豐澤園

賜宴頒賞即令於次日起程

皇上出宫或於瀛臺或於永安寺回蹕之時臣等率

領官兵等道傍排跪俾得瞻仰

天顔叩謝

天恩倘蒙

俞允臣等行知各該處遵行

諭曰朕所御蒙古帳房照常預備朕若在瀛臺回蹕

時令官兵在路傍瞻仰

壬戌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今日接到經略大學士傅恒奏摺係初九日巳刻在榆次縣鳴謙驛拜發必係初八日已至鳴謙驛連夜辦理定稿者前曾降旨令經畧大學士途次務須愛惜精神仔肩重任毋得過勞茲又徹夜辦理實覺太勞大學士其善體朕心務自愛養嗣後辦理奏覆事件辦至初更時候尚可若須至二更即當俟

下站奏覆不必過速以致勞頓并令達爾黨阿等
知之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署巡撫班第布政使高越
曰現在調遣京城滿兵及東三省官兵前赴金川
軍營沿途料理馬匹安設臺站諸事俱應各督撫
親身查辦陸續奏聞其自西安至四川之神宣驛
已據該撫陳宏謀等奏明辦理妥協而自神宣驛
以至成都自成都以至軍前係四川地方官應行

辦理之事近日不知如何料理是否妥協未據班第奏到即或班第尚在軍前高越接到軍機處文檄業已辦有就緒因須詳禀班第以致往返稽遲高越亦應將緣由呈明軍機處或竟行奏聞目下所派兵丁定為五百名一起較之前派三百名人數增多四川境内道路狹隘崎嶇人馬艱於行走若不預為料理必致臨期遲誤可傳諭班第高越令其一面速為查辦一面馳摺具奏如或視為泛

常稍滯軍行咎有所歸

甲子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於初九日巳時

抵山西徐溝縣地方接奉

諭旨伏蒙

聖主深恩恐臣途次過於勞瘁宜加意愛惜并聽達

爾黨阿等之言伏念臣自良鄉起程以來雖日

行二百里皆可早至住宿之地即有應辦之事

不過辦理一二時刻現值隆冬長夜儘有歇息

之暇臣自起程至今臣身甚健並不覺勞且仰

仗

聖主洪福一路天氣晴暖未遇風雪所帶兵丁住宿

處所臣皆預爲指定交與各該省預備若即照

此行走甚爲便利臣若體中實在不能馳驅有

意勉强不惟上煩

聖慮臣心不安抑恐此身過勞遇事稍有貽誤臣實

滋懼至達爾黨阿等係蒙

聖主特恩隨臣前往之人伊等有所勸阻臣何敢不

聽不特沿途有勸阻之處臣當聽從即抵營之

後或一時有思慮不及之處伊等之言亦必聽

從斷不敢自執已見上㕓

聖懷也奏入

諭曰如此方是朕可釋懐矣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

又奏言將軍博第所奏西安兵丁二千名分為

二起於十一月初三初五日起程臣查京兵每

起五百名進發現在辦理驛馬已屬拮据若二千兵丁分為二起人數衆多驛馬斷不能辦給即使該兵各騎駐防所拴之馬無須馳驛然途次打尖住宿計算程途當與京兵相值亦多未便臣已行文該將軍廵撫將京兵及西安兵丁行走之處酌量或令稍前稍後總期不至擁擠一處致有遲滯囑其加意辦理并行文成都副都統令將成都滿兵料理行裝完畢即催起程

又奏

上諭西安成都兵三千名并京兵二千名計算可冀速奏膚功擄羅卜藏奏稱進兵應稍待黑龍江兵丁為妥伊係經事之人此處亦當知之臣伏思行兵之道貴乎神速機不可失若有可以進取之機因兵未到齊不將現有之兵調遣進攻則為徒糜糧餉坐失機宜船廠黑龍江兵丁未到之前縱不能深入賊巢然相機攻擊其外或

不時侵擾摇動使之不得休息俟大兵一到勦滅亦易矣總之不可欲速亦不可必俟兵丁到齊方進容臣抵軍營後詳加審度彼地情形乘機辦理奏入

諭曰甚是實愜朕意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黒龍江副都統黒雅圖奏稱打牲索倫等處兵丁人甚壯健鎗箭敏捷慣走山林頗耐勞苦但一時乏糧

每有竊取牛羊以食用之事性好飲酒不知禮節約束稍覺費心若能服其心臨戰甚屬得力且伊等行路甚屬簡便曠野之地插木為棚隨便即可棲止黒雅圖所奏深知彼地兵丁情性可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丙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汪札爾着前往金川軍營查看一路驛站伊抵營應在經

略大學士傅恒抵營後四五日其時一切佈置大局已定其碉卡路徑着領汪札爾隨便閱看此際滿兵或有交鋒克捷之事亦令伊目睹一二次回京面奏自能明晰經略大學士抵營宣布恩諭賞賚兵丁軍心如何感激鼓舞將弁士卒用命不用命者經經略大學士整頓賞罰軍心如何奮勉自新大學士到後傅爾丹等情形何似汪札爾還朝俱可一一面陳統計往返程途及在營留住數日

明歲二月初間即可到京朕得備悉軍營大槩矣將此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丁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盛京副都統哲庫諾來京奏稱伊起程來京時據盛京兵丁等泣訴我等已奉派出師今若不令前往實覺羞憤奉派兵丁一千名至今尚未散回恭候諭旨朕心甚為軫念欣悅可見我滿洲心誠氣壯勇往

向前必能使膚功速奏較之綠旗兵丁不啻天壤若不准前往伊等實懷羞憤且伊等起程所費無幾不過將雲貴等處綠旗兵丁酌減萬餘可耳是以行令阿蘭泰將此項兵丁一千名作速令其起程於十二月初五六間到京可令經略大學士知之是日

上又命傳諭曰盛京兵丁已仍行派往從前曾降旨令將伊等馬匹協濟船廠黑龍江兵丁今則恐有

不敷矣已令軍機大臣等定議如伊等騎用之外尚有餘剩馬匹情願協濟兩省兵丁則准其協濟以盡伊等報効之心如屬不敷則科爾沁大凌河山海關俱已預備馬匹即着停其協濟其盛京兵丁到大凌河山海關時所騎馬匹如有疲乏并交與哈達哈那木札爾令其酌量換給換下馬匹歇息餵養以備別起兵丁補換之用并傳諭汪札爾若途中遇見努三四十八即催令速抵軍營京城

未起程兵丁已交各領兵大臣令其迅速前行一并傳與經略大學士知之是日

上諭内閣曰統領盛京兵一千名着仍派副都統哲庫諾黑龍江前起兵一千名仍着博洛納統領後起一千名着副都統黑雅圖統領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據湖廣總督新柱奏稱現在調撥南北兩省官兵酌派將弁統領於十二月内起程另摺又稱該省兵丁

弓箭架勢雖有可觀而弓力率多虛報如報八力之弓實止六七力其馬匹係就近購買川黔所産並各驛赴口買回挑剩之馬觀此情形則楚省兵力又屬尋常從前傅爾丹等請調楚兵盖因軍中紀律廢弛士氣委靡不振不得已而為此請如貧家窘迫之時冀得錙銖聊以壯觀一時無暇更求實濟耳今滿兵既已調集九千餘人驍勇敢戰一可當百而雲貴官兵似較楚兵為勝即此已可用

以奏功若徒以疲弱充數虛糜糧餉究何裨益新
柱所奏現交軍機大臣等議令照數預備勿遽起
程俟經略大學士到川酌量應否需用以定行止
如尚須調遣於文到日即令星馳前往如可不用
即一面行文停止至原派將弁皆係記名可用之
人現在軍前各弁戴罪者多且日久疲玩不能振
作楚省暨陝甘兵丁即無庸調遣其將弁仍應令
前赴軍營以備驅策楚省所運砲位業經抵川亦

可留為攻擊之用至經略大學士每日衝寒馳騎程站既遠而奉到朕旨又須逐一奏覆自必徹夜辦理如此勞瘁如此勇往朕心實為不忍實為嘉慰亦實為欣悅雖屢降諭旨令其節勞而經略大學士勤瘁精詳夙夜匪懈在公忠大臣感激圖報道固應爾朕亦惟於凱旋之時優錫酬庸之典以獎殊勲耳國家眷遇大臣本期緩急足恃而人心不同有受深恩而忍於辜負者即有感厚恩而切

於報稱者假令訥親前任軍中亦能實心任事得
如經略大學士傅恒十之二三則此事早可告竣
朕亦必從優奬待矣若論經略大學士傅恒平日
任用之久眷注之隆不如訥親近今如此為朕任
勞任事忠誠奮發休戚相關不辭艱鉅是以起程
之際恩施稠疊實宜逾於負恩之訥親總之賞罰
因人而施經略大學士傅恒有感激圖報之忱朕
則從而加恩訥親有辜恩負國之實朕則從而治

罪皆出於大公至正始足以伸賞罰之大權而朕心所差堪自慰者亦即在此可詳悉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

戊辰軍機大臣等奏言據辦理糧餉侍郎兆惠奏言臣至軍營查看各路軍糈黨壩官兵夫役日需糧八九十石現儲米一萬餘石甲索日需糧十餘石現儲米七千石正地日需糧十餘石現儲米麵四百餘石馬奈日需糧三十石現儲

米二千餘石均可有備無虞惟卡撒昔嶺木岡
左右山梁官兵夫役日需糧一百六七十石食
指既衆存貯無多現在崇德美諾儲米二萬四
五千石沿途起運出口之米及各臺存積尚有
三四萬石已令該道齊格設法辦理日逐輓輸
臣等閱看該侍郎所奏情形是黨壩甲索正地
馮奈等處所運糧石僅敷目前之用其卡撒昔
嶺等處大營俱關緊要需糧甚多現在存貯已

不敷支用將來增調滿漢大兵漸次到齊則食指愈衆允宜豫為籌辦本月十二日臣等遵

旨傳諭班第兆惠現今增調滿漢兵丁三萬五千人合之原派官兵數幾十萬口食浩繁須預為寛裕儲備計班第兆惠奉到此

旨自必籌畫撥運應再行令該侍郎等將各路軍營應需糧石並將來大兵齊集應支口糧通盤籌算無論商運官運米石嚴飭臺站官弁上緊趕

運不得藉口天寒氷雪稍致遲延並令該侍郎等親身督率往來查看催趲其有擁擠阻滯之處亟為設法疏通並撫馭夫役令其陸續前進源源接濟毋致逃亡至該省現在存貯未運糧數若干是否足敷運濟抑或尚須籌辦酌撥應令該侍郎等據實查明一面辦理一面奏

聞

上從之是日軍機大臣等又奏言京兵二千名分起

進發前經經略大學士傅恒預為辦理交與翼長章京等約束前往是以途次安靜並無騷擾滋事之處今東三省兵四千名雖俱有官員彈壓但伊等俱係外省兵丁未經內地行走該管官員亦俱係本處之人不諳內地情形倘管束稍有怠忽或恐生事擾民臣等遵

旨定議此項兵丁既分為八起除

盛京二起兵丁及黑龍江續派二千名已奉

旨交哲庫諾黑雅圖統領無庸另議其餘六起應請於侍衛前鋒護軍叅領内擇為人謹慎通曉事務者各六人每起分派二人委為翼長同領兵大員於途次將官兵加意約束悉照從前經略大學士所辦成規料理務令整肅安静抵營後所派侍衛章京内經略大學士傅恒有欲留在軍營委用者聽其酌量留用不欲留用者聽其回京

上從之是日那蘇圖奏言副都統努三帶領第一起官兵五百名於十一月初七日到保定臣料理更換車馬就緒即於初八日起行臣隨同一路照應正定臨洺關分站預備車馬俱各照應無誤自京至磁行程原定為十一日今趲作九日已於十三日送出直境兵丁皆安靜守法邑野無譁踴躍前進各站更換車馬及中伙住宿等事章程既已早定後起官兵到站自可遵循辦

理臣仍往來照料並將直隸現辦事宜知會河南撫臣鄂容安聽其酌量辦理以便軍行奏入

俞旨報聞

已已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臣在鳳縣途中接到傅爾丹岳鍾琪報匣遵

旨開看内有傅爾丹岳鍾琪所奏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再由瀘河水陸並進可破勒歪一摺臣查岳鍾琪原奏并力於黨壩而卡撒

但用兵八千人防禦似為直擣心腹之計但自
卡撒直攻刮耳崖與由黨壩攻取勒歪仍須攻
擊刮耳崖其事一例今據傅爾丹等奏稱逐一
履勘山澗重疊賊人碉寨稠密備禦嚴整而瀘
河一道兩岸亦須防賊阻截則是由黨壩直破
勒歪亦不甚易且卡撒業已用力克取色底雙
碉掃清左右頭道山梁若但用兵駐守而不進
攻則賊人不必分兵抵禦又將專力於黨壩為

死拒計是岳鍾琪之議猶屬一偏之見傅爾丹等以為卡撒亦不可專事株守意欲兩路進兵其說較為周備臣意本欲先至卡撒熟察情形再至黨壩親勘確實定議進兵今臣擬至卡撒時倘可進兵即統大兵進勦仰仗

皇上天威及鋒乘鋭可以破其堅壘直抵賊巢黨壩一路另派大員添兵協助與岳鍾琪乘時進勦彼此克捷賊可悉平若至卡撒揆度情形尚應

少待數日則臣即至黨壩親行相度酌定機宜今傅爾丹所議近是而其意未必盡屬可據所有實在形勢及進勦機要必俟臣至軍中詳勘熟籌再行酌定具奏又岳鍾琪覆奏黨壩一路情形自攻克跟雜之後尚未前進現調雜谷土兵二千赴營協力攻擊據云天氣晴明尚無積雪則乘時進勦正可破碉擒賊使無休息之期亦於軍務有益又傅爾丹等覆奏摺內卡撤一

路僅堪駐守黨壩之兵較為氣盛而山廣徑岐在在皆須兵力分布是現在不過防禦尚不能進勦其所稱甲索一路既係綽斯甲巢穴僅駐兵一千而張廣泗從前欲令撤歸黨壩所存糧六千石即交綽斯甲看守是真所謂藉冦兵而齎盜糧不知何以出此誠所不解幸而中止否則未有不啟賊人覬覦之心者其布置乖方即此已知其難與成功矣至傅爾丹等摺内挑選

新兵以補缺額一條自應以慣於行山之人為
上選若簡練有方新兵自足以制勝從前張廣
泗將陣亡守兵悉停募補雖意在養贍故兵家
口而缺額不補兵數日少不得其用辦理亦為
失當臣與張廣泗從未相識近於途次始見其
人初若語言慷慨可以動聽熟察其實則一味
油滑前後自不相顧但能大言不慙耳至謂與
訥親用事之員外郎阿桂交結甚密內外勾通

一切蒙蔽之處是否如此容臣抵營確訪再行
據實覆奏奏入
俞旨報聞
庚午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軍機大
臣議覆内大臣班第請給緑旗兵丁綿甲一事議
稱是否有用請交與經略大學士傅恒定議朕思
綿甲於臨陣之時甚為有用今廣儲司貯有二千

四百餘副現在起程各兵每起各給與五百副帶
至軍營經略大學士傅恒可酌量分給綠旗兵丁
之驍勇者於征戰甚屬有益將此傳諭大學士知
之是日阿里衮奏言本月十四日接准陝西巡撫
陳宏謀咨稱陝甘二省現在添派漢兵一萬五
千名西安駐防滿兵二千名料理起程需費浩
繁庫貯不敷支給應於山西藩庫不拘何項銀
兩動撥二十萬兩委員星速解陝以濟急需臣

隨行據布政使將晉省現存庫銀內動撥二十萬兩委令太原府同知孔傳鏞領解尅期赴陝交納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

辛未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朕思滿兵前至軍營雖有應得口糧然進勦之時深山險地倘米糧不敷或無暇造飯則肉亦有益意欲將

蒙古所進湯羊頒賜軍士因路遠難致而止可傳

諭經略大學士滿兵若遇深入山徑是否需帶餱

糧如牛羊肉劄條晒乾似屬有用即或於彼處預

備或須由京發往大學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臣等謹按滿兵啟行之際

皇上賜宴賞賚恩禮優渥既已逺逾常格又

念及軍行或涉險阻無暇煮食令備乾餱以待不時

之需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實乃臣下思慮所弗及也

壬申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大學士傅恒奏摺自十九日丑時到後連日未得臺報深為盼望此時經略甫在途次此間不過商酌機務傳諭知會之事尚非甚關緊要然即已懸念矣將來一抵軍營逐日事宜關係尤重必得聲息時通情形若覩朕懷始得稍慰念軍營所辦事件甚多

且進取之際調度機宜懸於呼吸若復料理摺奏誠有難於兼顧之勢然必將接到事件約略聲明或將現在籌辦攻勦不暇即為馳奏緣由先行陳明朕可得其梗槩庶不至於懸望可傳諭經略大學士知之現據愛必達奏報黔省所調兵丁二千俱已揀選預備調遣計此時已可抵川經略大學士到彼自應留用以益軍威以圖速奏膚功一并傳諭知之是日鄂容安奏言京兵經過豫省原於

淇縣之淇門驛河內之覃懷驛澠池之義昌驛閿鄉之鼎湖驛分設四大站預備車馬交替臣細加裁度每站相距三百餘里馬匹交替難免疲乏之虞今各站馬匹既令照數加倍又備餘馬一二百匹分為三分酌於兩站適中之地添備一分約一百五六十里即行交替仍於每起官兵後備車數輛馬一二十匹中途偶有疲乏立即更換俾馬力有餘兵行迅速每日到店亦

可早為慰息養其全勇以冀迅奏膚功臣於十二日親至淇門驛詳加查勘各項俱已預備無誤頭起官兵亦於十三日抵豫界之豐樂鎮十四日抵淇門驛每日行百三四十里及百五六十里不等十五日現據獲嘉縣任宿二十一日可抵陝省交界臣親督原派員弁逐程護送仍於沿途詳慎指示務期妥協奏入

俞旨報聞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七

十一月癸酉東三省官兵初隊自京師啓行

上幸豐澤園

賜將弁兵丁等筵宴並

頒賞棉甲獎武金銀牌有差後遣兵皆如之

臣等謹按傳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又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

心也

皇上親御瀛臺遍賜將士使被堅執銳之徒皆得瞻

覲

天顔而仰承

寵錫其恩均一而溥被盖所以憫其勞極其情者至

矣宜其鼓舞歡欣感激之忱不能自已也

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奏言地方所設驛站凡

内廷奉傳

上諭及各處進奏報匣皆關軍務自應隨到隨即飛
送管站人員按刻稽查不得遲延擦損乃各處
驛站日漸廢弛往往接到報匣視為不急之務
僅令站夫一人交遞下站便為了事臣於途間
曾親見遞送報匣祇一人一騎前行詢其何以
僅止一人據云尚係僱覓而來其輕視要務如
此臣查此等飛送事件最有關係即遞交公文
亦應更得一人伴送若賫投報匣尤宜加謹須

用三人否則二人斷不可少恐長途跋涉或因他故貽誤所關非細臣已嚴飭各站嗣後賫送務用二三人不得僅用一人及僱工人等若再蒙

皇上勅部令其一體同行嚴飭各省俱加整頓於軍務似為有益奏入

上諭内閣曰前因自京至金川安設臺站遞送文報稽遲是以特命軍機大臣等定議分派章京筆帖

式前往坐臺查察今覽經略大學士所奏各驛遞送報匣祇用一人殊屬輕忽軍機要務非尋常事件可比若祇用一人或偶爾墜馬或偶遇疾病必至貽誤關係匪輕著交兵部嚴飭坐臺之章京筆帖式等嗣後馳送軍營事件務派二三人飛遞不可躭延時刻倘仍蹈前轍必將伊等從重治罪是日經略大學士傅恒又奏言臣至西安見巡撫陳宏謀詢及陝甘二省所派漢兵據云大半已

陸續起程惟督撫標兵一千名現在僱覓馱載馬騾尚未齊備臣覼該省馬匹實不充足今若現僱騾馬千數百匹資送此等兵丁則將來滿洲大兵一到愈難辦理因令陳宏謀等稍緩調撥伊等咸謂已經奉

旨不敢不遵臣伏思陜省兵丁已調至一萬四千自可敷用此項兵丁不過千名既係緑旗又係督撫標兵本非鋭卒但使滿兵到齊自收實用與

其竭力以辦不甚緊要之標兵不如留餘力以
應滿兵為有益臣係經略兵之應調應緩原可
商酌因語陳宏謀不必拘泥前奏但須儘力料
理滿兵前進毋致貽誤并嚴飭將軍博第等加
意辦理臣至軍營若見兵數太多尚須酌量裁
減此項標兵一千名似可停其調撥惟副將仲
布既經派委軍前現在需人仍令前往聽候委
用奏入

諭曰將來陝省綠旗兵丁雖或不用而武弁如馬得勝等亦應仍調至軍前委用此見又與朕意相合甚可嘉慰也隨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陳宏謀傳第將陝西所調督撫標兵一千名停其調遣又傳

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學士所奏陝省督撫標兵應停調遣誠為允當前調綠旗兵丁為數本屬過多朕於本月十二日曽降旨傳諭經略大學

士到陝之時親自閱看如不過尋常充數之兵不
若竟行停止此旨想經略大學士今始奉到今據
所奏與朕意適合此項標兵已傳諭博第等停其
調撥矣至湖廣所調之兵前據新柱奏稱兵力尋
常亦經降旨令其勿遽起程聽候酌量經略大學
士抵川仍遵前旨相度情形所調各省綠旗兵丁
應否需用或停或調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是日經
略大學士傅恒又奏言臣此次仰荷

聖主隆恩統兵勦賊惟思往返毫不驚擾地方方為盡善所帶官兵囑尚書達爾黨阿侍衛達青阿等派員前後嚴加約束沿途兵丁尚無生事之處至臣經過地方察看情形陝省今歲有被災之區地方稍覺荒凉撫臣陳宏謀布政使武柱雖竭蹶辦理但承辦之州縣官員較直隸山西稍為不及又聞從前經過陝省之兵因地方供應稍遲即有閧鬧者俟臣前抵軍營嚴加戒飭

將來大隊兵丁經過人數益衆供應愈難臣已
面交將軍巡撫令其加意辦理行抵寶雞縣又
復諄囑勿致貽誤但人數既衆供應究難免於
稍遲而船廠黑龍江兵丁非京兵可比素性蠢
野惟利是圖伏乞
皇上交軍機大臣等嚴飭領兵大臣轉飭侍衛章京
於起程前二三日傳集兵丁明白曉諭前途若
有生事妄行者或經地方官報出或經臣察出

定行奏聞從重治罪庶知欽戢再臣在西安見將軍博第問及西安滿兵如何料理起程據稱滿兵二千除伊等現有之馬各二匹外又動支存貯馬價銀各十五兩或馬或騾聽兵丁自行置買并給與鑼鍋帳房刻日進發辦理尚屬妥協臣星馳前進此項兵丁雖不能先到隨後亦可即至矣惟成都副都統卓鼐所辦滿兵將現在軍營兵一百名誤行扣算以致僅發九百名

臣已行令遵照原議再挑驍勇兵一百名料理
妥協俟臣抵成都帶往軍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朕覧經略大學士所奏事
件甚為精詳周到大學士每日行二百四五十里
而諸事又如此周詳妥協實屬勞瘁聞十七日自
武功起行途間訊問張廣泗躭延甚久又行二百
餘里薄暮始至宿處朕心深為不忍此皆大學士
誠慤之意所致不然何能耐此勞苦實屬可嘉從

前所調東三省兵丁每五百名作為一隊起程誠恐伊等不識內地禮法或致生事每隊已派侍衛及護軍參領各一員管束護送亦曾傳諭大學士想尚未到耳今大學士意料所及又深合朕意也至卓鼐辦理錯謬已傳旨申飭并令照大學士所請補選勇壯兵丁一百名隨大學士前往軍營矣
臣等謹按軍行首重紀律必號令嚴明所過秋毫無犯而後士氣一而兵志齊經略大學

士傅恒有見於此是以形諸章奏乃
聖明早已深思遠計不俟經略奏至先
命廷臣慎選賢員護送沿途約束申明紀律無使生
事滋擾
睿謨廣運無微弗燭此臣等日侍
內廷親承
綸綍實所目擊而心服者也
甲戌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現今陜省調遣官兵計已起程赴川而滿洲大兵正在陸續整隊前進供億浩繁應特遣大臣前往經理朕本欲令策楞赴陜雖已諭令星速來京亦尚須旬月而料理應接滿兵不容稍緩著尹繼善輕騎減從馳驛前往西安暫管總督事務會同博第陳宏謀等辦理一應資送大兵稽查臺站諸務俟策楞至後朕令前往更換尹繼善來京又

諭内閣曰陜甘總督事務現令協辦大學士戸部尚
書尹繼善前往暫行辦理署甘肅廵撫瑚寶著專
辦甘肅廵撫任内案件并經理甘省調撥赴川官
兵起程一應事宜令其加意迅速妥協預備不必
兼辦總督事務又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陜省督撫
標兵已據經略大學士奏明停其調遣陜甘所調
各營兵一萬三千餘人前旨雖令經略大學士酌

量應否需用以定行止但昨據經略摺奏情形陝
兵當已陸續就道黔省兵丁據愛必達所奏亦當
起程此二省兵丁似未便更行撤回應仍令前赴
軍營以備各路攻勦及護糧守卡之用其湖廣兵
丁曾諭令預備聽候尚未戒途滇省路程較遠想
未料理齊備不若將此二處所調之兵竟行停止
以省糜費經略大學士可就近酌定一面辦理一
面奏聞至京城及東三省滿兵并陝黔綠旗兵丁

春初諒當先後雲集經略抵川後卡撒黨壩馬奈等緊要之處定必躬親廵歷周覽情形詳悉布置如何進勦如何堵禦通盤籌畫以圖萬全可先將調度機宜約陳梗槩附便奏聞以慰馳念是日署甘肅廵撫瑚寶奏言陜甘二省續調漢兵一萬五千名其安臺營馬及征兵馬匹需用料豆頗多今歲陜省收成歉薄而棧道州縣倉貯豆石有限今滿漢大兵雲集經過雖經陜撫臣陳宏

謀籌畫辦理猶恐採買維艱且慮市價昂貴況
採買亦須動用運脚因查甘肅之兩當徽縣一
帶地方悉與棧道相接慶陽平凉二府屬亦與
西安相近不若將甘省倉貯豆石就近撥運以
期足用現已札商陝撫臣飭令司道通盤核算
需用若干俟巡撫臣札覆到日即飛飭所屬照
數撥運以濟急需統俟大兵過竣之日仍令照
依撥用數目買補還倉似為便捷奏入

上諭內閣曰瑚寶所奏於經理大兵軍需甚有裨益其通融協濟不分彼此足見實心任事殊屬可嘉著照所請速行仍諭該部知之是日軍機大臣等奏言據署甘肅巡撫瑚寶奏稱陝甘二省續調漢兵一萬五千名已經酌派足數剋期於文到半月內起程定限明歲三月內全抵軍營臣等查從前原因陝甘距川不遠是以酌派兵數為多今滿兵約計二月已可全抵軍營而陝甘之

兵轉須三月方到殊覺遲緩且軍營從前所調

陝甘之兵不甚得力已奉

諭旨俟經略大學士經過之時親自閱看如不能出

色竟行停止經略大學士於未經奉到之先已

裁去督撫二標兵一千名其餘陝甘各兵因見

經略摺內所奏情形似已陸續進發是以復奉

諭旨未便更行撤回令經略將湖廣及滇省兵丁酌

量停止今據瑚寶所奏陝兵抵營遲緩則是現

在未必俱能起程其已經啓行者仍聽前進如未經起行者應令經略大學士傅恒詳加酌定如可不用即行文停止倘若需用則行令該撫等作速嚴催就道迅抵軍營毋得遲誤至瑚寶所奏各路官兵俱由棧道行走未免擁擠應將陜提延河二鎮及甘撫標并河西各鎮營官兵俱由階文一路挨次起程直達松潘以免壅滯

應照所奏辦理

上從之

乙亥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宋厚奏言從前派撥各州縣運米至隘關地方交卸自隘關以外安設臺站遞送卡撒軍營謂之正運後因站夫多有逃亡正運漸次艱難經軍機大臣等酌行招商包運之法無如美諾至卡撒計程雖止五站有餘而山徑難行商人承運緊至美諾而止囤積不前亦不能接濟軍食復令各州縣照商

運之例給價輓輸而所派州縣運赴卡撒者又屬無幾加以沿途延緩未有督催獎勵之方是以卡撒軍糧並無餘積臣設法勸諭各商令其直運卡撒並飭各州縣優恤運夫選差查押多方鼓舞始皆踴躍趨事自九月中旬以來卡撒軍米方可足備供支而近日則已積有一月之糧此時天氣晴暖沿途糧運接踵而進若再得一月晴和則卡撒之積貯日見充盈斷無缺乏之

之虞矣一切輓運章程惟期可以節省脚價兼
恤民力者亦即稍為酌改舊法其附近軍營及
糧運總滙要區必須預撥餉銀解交存貯免致
臨事周章俱經臣酌量變通詳請督撫察核准
行新任布政使高越已抵成都已將臣辦理情
形詳悉告知猶恐初涖川境地利情形未能深
悉如有需臣參酌之處臣自當不分彼此盡心
相助以濟軍需奏入

俞旨報聞

丙子

上諭内閣曰帶領船廠兵丁之協領等既皆賞給花翎其盛京黒龍江之城守尉總管協領等領兵到京時亦著照例賞給

丁丑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言臣在寶鷄縣接奉

諭旨以陜甘之兵不甚得力令臣由陜經過之時酌量可否停止并楚兵亦應一并酌量臣查此次

調兵共三萬五千使果皆精鋭自可一以當百
所向無前誠如
聖諭兵在精不在多也臣前在西安見督撫標兵一
千名尚未起程即商令停調業經奏
聞茲據陳宏謀之言雖云兵丁料理起身已一萬四
千名但尚未可指為確據臣今即行文令其查
明實在起身者若干未經起身者若干其未報
起身者即行停調不必料理將起行實數飛即

報臣若果已全起程則將湖北之四千名即速
行文停調連前所停陝省標兵一千名共減去
五千名計兵三萬已為敷用至臣自
陛辭後一路天氣融和按站前進毫無勞苦屢荷
聖慈垂注感激難名惟期仰藉
聖謨師到成功以上副
聖心期望於萬一奏入
諭曰諸事精詳實堪嘉悅然而甚勞精神矣是日岳

鍾琪奏言黨壩一路招募新兵於九月内攻克
跟雜一帶焚燒葛布基等處甚為奮勇但跟雜
一帶地方遼濶原係黨壩至勒歪之大路兼近
瀘河相距惡爾溪不遠於水路進攻甚有關係
今既攻克防守不可不嚴是以派撥漢土官兵
一千名駐劄固守以致官兵不敷調遣臣再四
籌畫訪得雜谷土司尚有精健土兵自護本境
臣傅齊土司蒼旺等宣諭

聖主恩威令其調遣此項土兵二千名赴營効力蒼

旺等感激

聖恩即經預備調齊俟其一到軍營臣即選撥新舊

漢土官兵督率前進目前黨壩天氣晴明跟雜

康八達一帶地勢低窪尚無積雪得此生兵鼓

鋭縱未能犂庭掃穴亦自可多克堅碉擒勦醜

類以圖仰副

聖心於萬一奏入

報聞是日傅爾丹班第岳鍾琪會奏言臣傅爾丹臣班第於十月二十三日自美諾起程同臣岳鍾琪前赴黨壩軍營即至康八達革什戎岡陡物黨噶及新克跟雜等處逐一履勘地方遼遠山澗重疊若欲節節攻堅收效尺寸不惟曠日持久且恐士卒多傷殊非勝筭兵法原須奇正兼行虛實並用豈應相距巖硐經年坐困是以岳鍾琪有欲以萬衆水陸並進直擣腹心之請也

臣傅爾丹等勘得康八達坡下河身廣濶亦無
波濤之險徧詢土番僉稱從此徑達勒歪不過
四五十里一葦可抵賊巢又可為甲索黨壩兩
路策應但賊番兩岸是否不能阻截尚須預為
籌畫因查甲索與勒歪止隔一河最為逼近若
黨壩甲索兩路聯絡河道方能無阻前督臣張
廣泗未能審察情形派遣官兵由甲索五路分
攻毫無克獲臣岳鍾琪催令合并即經張廣泗

撤回卡撤止留兵千餘防守以致黨壩兵勢益孤今臣岳鍾琪議以兵一萬由甲索進奪馬牙岡乃當兩溝直抵河邊會合黨壩之兵齊進我兵由水路登岸出其不意突攻勒歪賊必還兵自救不勝驚擾而我陸路之兵復尾追掩殺可冀全勝逆酋除甲索一途亦別無後路可逸臣等意見相同似應如數給兵以當一面至卡撤一路臣岳鍾琪酌擬留兵八千堵禦俟奪踞勒

歪後以得勝之兵合堵禦之兵前擊刮耳崖不
難破滅其意亦爲省兵節餉起見未嘗不是但
臣傅爾丹等通盤籌算以爲勒歪刮耳崖兩處
賊巢本爲唇齒之依我兵須爲犄角之用不如
兩路夾攻可期速捷然現在我兵分守左右山
梁計抵賊巢尚有山梁兩道阻隔其阿利山巴
郎各寨並昔嶺石城喇底等處賊皆死守今歲
限於兵單往往欲攻昔嶺則調卡撒之兵欲攻

卡撒又調昔嶺之兵攻左不能攻右擊東不能
擊西紛紛抽撥賊皆先覺得為預備所以師勞
而功未奏若果添兵三萬來營分遣精銳同時
並發將昔嶺喇底二道三道左右山梁各碉并
力攻取再派勇健奇兵相機直取奎角木岡等
處從上直壓刮耳崖如此四面合圍賊本無多
糧食火藥漸亦罄盡自無不破之理若馬奈一
路止可令其虛張聲勢並防範戎布寨之章谷

一帶道路足壯聲援正地本革什咱舊境該酋自能保守再留兵千名彈壓儘可無虞此臣等通籌全局仰仗

天威一舉殲滅似有成竹可恃者也至岳鍾琪所製火器噴筒已有成效應令就近多辦並於成都現製棉牌試用舟楫一項岳鍾琪已試造大船柁櫓齊備制度堅穩現在陸續製造應用唯是出師日久士卒所帶單帳房因雨水過多盡皆

破爛山嶺霜雪交加難以露處約每十人須給帳房一項仰懇

聖恩勅令布政使製造帳房二千項分派各營可以足用奏入

上命以所奏交經略大學士傅恒聽其酌量所需帳房亦

命經略就近檄行布政使調取分派各營應用是日

傅爾丹等又奏言原任固原提督段起賢年近

六十氣血衰耗前因巡卡被傷一時未能即愈兼患癱痪難以臨陣應令回籍調理大通協副將高雄屢次督兵攻戰未見立功年已七十有三龍鍾衰邁候補副將劉忠年已六十有餘精力衰頹難供差遣綏寧營叅將蕭振起衰老殊甚俱應勒令休致其所遺各缺臣等公同揀選在營有功之員請

旨補授以勵戎行奏入

報聞是日傳爾丹等又奏言臣等查得黨壩軍營有
四川松潘鎮標把總馬漢臣實心報効奮不顧
身每遇戰攻先登克敵於乾隆十三年六月閏
七月九月内屢次攻破賊卡能於衆營内挺身
前進衆營隨之敗敵臣岳鍾琪親騐該弁身帶
石傷七次負痛立功合無仰懇
聖恩准將該弁逾格以守備即用俾各營共相勸勉
又延綏鎮屬都司張宏範才技可觀歷練軍伍

從前出師西藏巴爾庫爾屢著勤勞今派征金
川攻取革什戎岡陡物黨噶等處奮勇爭先殺
賊奪卡甚為出力堪以請補神道嶺遊擊守備
永明年壯技優曾出師巴爾庫爾著有勞績今
派征金川實心出力奮勇克碉胸帶石傷不避
危險堪以請補靖堡都司千總趙明才技俱優
出師巴爾庫爾曾著勞績今出師金川努力殺
賊兩脇俱帶石傷膽勇過人堪以請補延綏鎮

標中營守備守備楊崑明白老成出師贍對授
有都司劄今征金川帶傷奮勇屢立戰功堪
以請補四川撫標遊擊千總李蓮年力壯健曾
出師西寧西藏巴爾庫爾著有勞績今征金川
屢次殺賊項帶鎗傷頗屬勇敢堪以請補寧夏
鎮標右營守備都司王珩歷練軍務派攻木耳
金岡陡物黨噶康八達等處連次帶傷殺賊奪
卡屢有功績堪以請補靖遠營遊擊守備王秀

人材弓馬俱屬可觀前曽出師西藏贍對著有勞績今出征金川屢拔賊卡胸帶石傷實心出力堪以請補黔彭營都司千總席雄才技可觀前曽出師巴爾庫爾哈密郭羅克贍對等處今派征金川克碉奪卡斬殺賊番頗屬勇往堪以請補漳臘營守備以上各員倘蒙

聖恩俯准則該員等益加奮勉報効而臣等亦得收臂指之效矣奏入

上命該部議旋經議覆准行

臣等謹按行軍之道賞罰不可偏廢濫賞固足以啓僥倖之端然或過於刻覈而微功不録則無以鼓勵三軍而作之氣金川之役將士荷戈擐甲以從

王事者實繁有徒前此惟班第嘗薦與史謝應龍之功其餘則槩乎未有聞也至若張廣泗居心忮刻始則忌馬良柱之成功繼則阻岳鍾琪

之濟師其於將佐率皆偏裨私人未嘗拔一士奬一勞以勵衆我

皇上屢頒諭旨詳加訓示以為衆人中豈無一二鼓勇先登之士即可加之奬拔以激勵衆心於是傅爾丹等薦舉及於數人三軍之士始知有賞功之典焉葢是時經略雖未湔止而當

聖主指示之後軍中氣象已覺一新矣

是日傅爾丹等奏請

頒發藥丸并於成都等處就近召募良醫數人療治
士卒悉痛者得
旨允行
戊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曰經略大
學士跋涉長途衝寒前進日間既鞍馬勞頓入夜
又須將朕商度機務一一詳悉辦理陳奏朕雖屢
經降旨令其節勞而既有傳諭諸事勢不得不於

任宿之地查辦目下已至軍營諸事並集悉煩經
畫仔肩更重調度更繁精神更宜愛養日間無事
馳驅可以料理諸務至夜則宜稍為憩息斷不可
復加勞瘁以致朕懸注現今軍需旁午朕刻在殷
懷大學士啓處不遑朕亦切為廑念而萬幾在御
宵旰時勤若更因經略大學士之夙夜殫心縈神
遠注不益重朕西顧之慮耶即如今日接到大安
驛所發奏摺係二十二日丑正拜發若非徹夜不

寀何以能爾抵營後倘仍似此勞瘁實非朕惓惓
馳諭之意經略大學士其善體朕心加意保重可
傳諭知之是日
上諭內閣曰雍正七年調發東三省兵丁往北路軍
營荷蒙
皇考特恩體恤伊等家口凡食錢糧之人家中遇有吉
凶之事俱賞給銀兩未食錢糧之人每戶給銀贍
養妻子遇有吉凶之事亦有賞銀撤兵後始行停

止此次調往金川之東三省兵丁雖奏凱伊邇但伊等既已為國宣勞自應加恩體恤著照雍正七年之例給與恩賞銀兩交與將軍阿蘭泰永興富森於未經旋凱之前俱照此辦理前次派往之船廠兵丁等可傳諭經略大學士通行曉諭其盛京索倫兵丁到京時著軍機大臣等曉諭是日

上又諭内閣曰訥親從前奉命經略金川軍務退縮偷安乖張貽誤已經降旨革職因伊聞召令回京

之旨托言有面奏情形故降旨令其將何事必須面陳一一據實明白繕摺交與富成轉奏不得僅以引罪泛辭塞責伊接到前後所降諭旨稍有人心回思十三年來受恩如此深重今於軍旅要務貽誤至此自必中懷愧悔懇赧無地或恐懼失措不能置對尚不至於天良盡泯乃朕閱伊回奏之摺嘵嘵萬言皆不過掇拾歷來軍營奏報情形非必須回京面奏之事且稱兵氣之所以挫賊志之

所以逞皆因去年張廣泗並未深悉賊情進退失宜所致而又稱張廣泗並無推諉尚可資其策力懇請令與岳鍾琪分路進勦措辭矛盾乖張至此極矣不思伊身為經略張廣泗既進退失宜挫損兵氣自應即行參處乃稱臣既不諳軍旅而又奉旨以戎行責成張廣泗夫訥親既為經略不任戎行則所經略者何事豈不大成笑柄耶其餘朕所指出安坐帳中自示怯懦師徒奔潰身先回營種

種情節皆自承認而猶思留金川効力俟軍務告
竣始往北路軍營且妄思覬朕一面窺其隱衷因
朕不即治其罪暫停發往北路降旨詢問是以轉
生希冀之念猶欲遷延時日覬望格外之恩是不
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君臣之際相臨以分相接
以情人孰無過苟其事在可恕情猶未絶或量與
薄譴棄瑕録用亦所常有至於關係軍國重務賞
罰不容稍假朕亦斷不肯為姑息之主今訥親所

犯如此更何晚蓋之可圖何柔揄之可收即伊亦何顏再與朕相見耶至伊所陳金川善後一摺尤為可嗤伊在軍前毫無寸進以退縮失誤軍機獲罪罷斥賊尚未平何暇計及善後其與古人所謂何不食肉糜者又奚異乎即其所謂善後事宜亦撫拾朕前此諭及之事此不過偶爾談論將來或應否如此尚在未定軍機大臣等皆共知之而乃自以為獻善後之計吁其可怪矣訥親受朕殊遇

伍至大學士如此辜恩負國罪狀難逭内省畧無動念此奏更出朕意想之外伊既自出於頑鈍無恥朕亦不得復以待大臣之禮待之著富成即將伊拿問於所在地方拘禁俟經略大學士傅恒遵旨審訊各欵覆奏到日另遣大臣前往會同經略嚴審定擬此旨并訥親原摺俱發出俾衆共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七